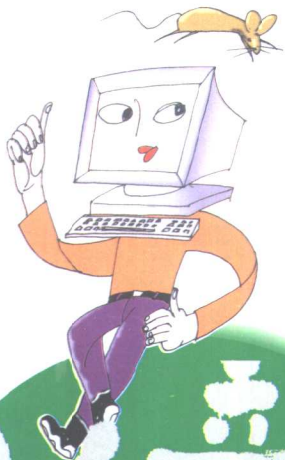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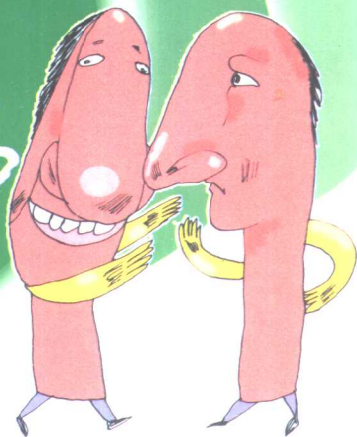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儿童文学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ERTONG WENXUE



儿童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漓江出版社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儿童文学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ERTONG WENXUE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儿童文学/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1. 12
(年选系列)

I. 2... I. 中... III. 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4548 号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儿童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3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ISBN 7—5407—2766—7/I·1648

定价: 1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 小 说 ▷

- 白兰花的故事..... 任大星 · 3 ·
不曾改变的呼吸 谢倩霓 · 8 ·
动物的忧伤 中 跃 · 19 ·
童 谣..... 马 丁 · 26 ·
一双鞋能走多远 邓湘子 · 33 ·
下雪了,天晴了 谢华良 · 43 ·
小岛世界的结局 星 河 · 48 ·
人间烟火 张 洁 · 56 ·
牛 耕..... 岳维才 · 64 ·
恐怖蚁..... 杨 鹏 · 78 ·
鬼娃子..... 董宏猷 · 89 ·
我们之间 林浴虹 · 105 ·
我自己的房间..... 常新港 · 114 ·
雪山上的爸爸..... 康复昆 · 121 ·



姐姐的爱情	忆 秋	·129·
爸爸的左眼	黄春华	·148·
额尔古纳河的母狼	黑 鹤	·156·
除夕的马	祁 智	·171·
城市女生和乡下男生	牧 铃	·184·

◁ 诗 歌 ▷

绿叶之歌	王宜振	·201·
放假了,我对自己说 ...	薛卫东	·204·
睡着的松花江	王立春	·206·
雨天,我和一只白色鸟相遇(外一首)	金 波	·208·
用梦想装点生活	谭旭东	·210·
四季小诗	樊发稼	·212·
校园渔汛	魏滨海	·214·
狂欢节:女王一岁了 ...	萧 萍	·216·
断线的风筝	蒲华清	·219·
孩子的世界(组诗).....	圣 野	·221·
如果.....	金 本	·223·
池 塘.....	罗 英	·225·
奇妙的世界(四首).....	梁继平	·226·
有趣的图画(二首).....	常福生	·228·
年轻的女神(组诗).....	东 达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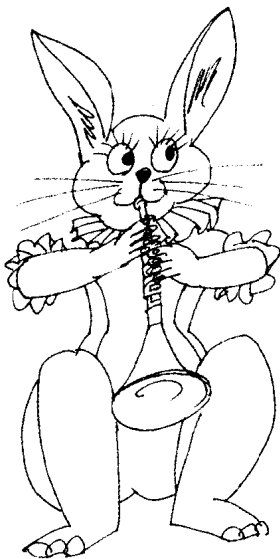
- 面对世界的思考(寓言诗三首)
 高 帆 ·235·
- 露珠里面的花园(组诗)
 高咏志 ·239·
- 胡子(外三首) 徐 丹 ·242·
- 叶子们的叙说(组诗) ... 高洪波 ·244·

◁ 散文·报告文学 ▷

- 诱 惑 林 峰 ·255·
- 负罪的童话 张世岐 ·260·
- 认识地中海 朱效文 ·264·
- 父子四手联弹 肖复兴 肖铁 ·276·
- 在回头的路上看见 梅子涵 ·288·
- 种 子 三 三 ·293·
- 童年琐忆——杨梅 张品成 ·297·
- 过三苏祠 吴 然 ·300·
- 男儿来自可可西里 鹿 子 ·307·
- 沉 默 刘 东 ·317·



小说



白兰花的故事

□任大星

那年我还只有十七岁，因家乡被日军侵占，家里又太穷，无法继续读书，只好和初中时的两个同学一起在远离县城的一个乡镇小学里当教师。

那地方与杭州郊区只有一江之隔，山明水秀，风景很好。但我们学校所处的环境却十分险恶，被当地老百姓称作“三座人间阎王殿”的敌伪保安队大队部、区公所和区警察分局就在学校的附近。因为那一带为非作歹的大小汉奸和流氓坏蛋太多了，年纪大点的女孩子都不敢到我们学校里来上学，五、六年级都成了清一色的“和尚班”。校方也不敢聘请年轻女教师。

但使我们奇怪的是，每到星期六傍晚放学后，却常常有三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结成了伴到我们学校里来玩耍。她们年纪和我们差不多，都烫了头发，说的都是一口杭州话。她们最喜欢咿咿呀呀地弹着风琴唱歌，要不就打乒乓球。

因为她们来时总是先找我们的老校长，开头我们还以为是老校长的亲戚什么的。后来老校长悄悄对我们说，她们分别是保安队大队长、区长和警察分局长的姨太太，都是从江对岸的杭州郊区被软硬兼施地强抢过来的，来了快有半年，从不许她们回娘家。

“最受罪的是保安队大队长霸占的那一个，年纪最小，长得也最漂亮，因为她姓白，见到过她的人都在背后叫她白兰花。她还什么也不懂，太平年月生在有钱人家，还该背着书包



蹦蹦跳跳去上学呢!”

老校长的话使我们听了很吃惊,等于再次提醒我们,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下,这世界成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强盗世界、罪恶世界!

她们的可怜身世引发了我们的同情心,来的次数多了,相互间也常常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她们打乒乓球,我们三个就轮流着给她们当陪练,有意放高球让她们抽杀,使她们一个个都打得满头大汗,笑声不断。

姓白的女孩子最爱唱歌,而且天生有一个清脆嘹亮的好歌喉。她能唱很多的儿童歌曲和民歌小调。因为她们弹起风琴来太不成调了,给她伴奏的任务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这个音、体、美教师的头上。有了我的风琴伴奏,她的歌喉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唱的兴趣也就更高。她还常常要我教她学唱新歌,一唱总得唱到天色完全黑尽,在女伴们的再三催促下才肯回家。

开头,我们都叫她白小姐,但她却十分害怕,非要我们称她方太太不可。一天,她见她的两个同伴不在边上,便急急地对我们说:“大队长姓方,所以他只许别人叫我方太太,最恨别人叫我白小姐。有一个当文书的叫了我一声白小姐,还因此坐了一天禁闭呢!希望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叫我白小姐!”

从此,我们在人前就什么也不再叫她;在人后谈到她,干脆像老校长那样称她为白兰花。

也许因为我们在背后叫她白兰花叫惯了,当我教她学唱江南民歌《好一朵茉莉花》的时候,竟然把歌名和歌词也记糊涂了,把茉莉花错成了白兰花。她很喜欢唱这支歌,就这样一直把《好一朵茉莉花》唱成了《好一朵白兰花》。

这年夏至前后,镇上演社戏,戏场就设在我们学校大门外的操场上。戏演到半夜,突然下起了大雨,看戏的人们纷纷奔跑着避雨,造成了一片混乱。我和我的两个伙伴挤开人群正想跑进校门去,猛觉得有人紧紧地捉住了我的一只手。我回

头一看，正是白兰花。

“快点帮帮我吧！我已经被人挤得晕头转向了，还被踏掉了一只皮鞋……”

我二话没说，便拉着她的手继续朝校门口挤。

但正是在这个当口上，几声吆喝，冲来了一个带短枪的卫兵。他一到便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举着手电筒对我们直照。

“方太太，你……大队长不见了你的人影，叫我到处找你呢！你怎么……”

尽管我和白兰花都赶紧放开了拉着的手，但明摆着已躲不过卫兵的手电光和眼睛。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还处于隔夜的忐忑不安之中，果然，那个卫兵便来到了学校，说是方大队长有事找我，非要我立刻到大队部去走一趟不可。我的伙伴们都为我大捏了一把汗。

进了大队部，一路走去，我觉得这里完全像一个强盗窝，到处都是吆五喝六的赌场，到处都听得到嬉笑怒骂的下流话。这使我终于明白白兰花为什么要到我们学校里来玩耍了。到了大队长的起居室，只见一个胡子拉碴的军官正摆弄着他的手枪，白兰花面朝窗户坐着发呆。

“你就是学校里的那个音乐教师？”大队长问。

“是的。”

“我太太唱歌，都是你给她弹的风琴？”

“是的。”

“你教她唱过一支叫什么白兰花黑兰花来着的歌？”

“不错，教过这支歌。”

“这支歌唱的是什么样的混账话？”

“这是支民间流传的歌，唱的是小姑娘想采朵花戴，又怕让人见了遭人笑，挨人骂。”

“好，看来你这小伙子说话还老实，和我太太说的对得上号，我都相信你了。”大队长收起了手枪说，“不过，让三个年轻太太常到你们学校里去嘻嘻哈哈闹，这不像话。我太太喜欢





唱歌,从今天起,你就每逢星期日下午到这里来教她唱一支新歌,我在一边听了也可以散散心,解解闷。只要你教得好,酬劳是不会亏待你的。”

“这……”

“你来了,风琴也没问题,我可以叫人到教堂里去搬一架。”

“大队长请你来教我唱歌,你就来吧,我一定好好向你学。”白兰花也在一边劝着我。

等我回到了学校里和伙伴们一商量,他们也都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去可不行,要不反而会使那个强盗大队长产生更大的疑心。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就这样,每到星期日下午,都会有一个卫兵来带我到强盗窝里去教唱歌。我教她唱的大都是中外儿童歌曲,因为这类歌最不会惹是生非。大队长总是坐在一边玩着扑克牌,边玩边听。要是他不在场,就让卫兵在一边侍候着我们。一个半月过去了,倒也太平无事。

转眼间暑假到了,学校里已结束了大考,我们三个年轻教师已定好回家的日子。最后一个星期日,我还是被带进强盗窝里去教唱歌。这天大队长大概有事外出了,只留着一个卫兵坐在门口擦枪,边擦枪边和门外的什么人说着闲话。

这天我们没有教唱新歌,唱的都是已经唱熟了的老歌。唱过了几支歌以后,我又弹起了《好一朵茉莉花》的曲调。没想到她一开始唱这支歌,就唱得那么全神贯注,那么投入,那么富有感情。唱着唱着,当她唱到了“我有心采一朵戴啊,又怕摘了来年不开花”的时候,嗓门竟然变哑了,还很快带上了哭音,两行晶莹的泪水直往嘴角边爬。终于,她猛地把身子扑倒在椅背上,就这样呜呜咽咽哭了起来,哭得没完没了。

卫兵跑进屋里来了。在卫兵的锐利目光的逼视下,我赶快站起身回了学校。

当天晚上八点钟光景，区长的姨太太和警察分局长的姨太太急急跑来找我们的老校长，说，今天下午方太太唱歌唱出了大祸，还连累到了我们三个年轻教师，叫我们赶快逃走，要不就会没命。

老校长问明了原委，就让我我和我的两个伙伴从后门上山，连夜逃离了这个鬼地方……

可不知道那个姓白的女孩子怎么样，也许她永远也唱不成她爱唱的歌了……

一转眼六年过去了。随着时代的改变，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0年，我作为杭州市文联的干部受邀去观看全省文艺会演。其中有一个节目是由我家乡的地区文工团演出的民歌独唱，唱的是《好一朵茉莉花》。我听着听着，当我听出那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几次都把“茉莉花”唱成为“白兰花”，一下子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便站起身来朝远远的舞台上仔细察看了一下。

这一看不打紧，我还没有转过神来，已禁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我看到舞台上那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文工团员，正是当年被迫在强盗窝里遭受摧残的白兰花！我相信那个强盗大队长肯定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而她，已获得了人人都该享有的人身自由，可以放开嗓门唱她爱唱的歌了！

不过，直到演出结束，我也没有到后台去和她见面。我有什么理由去和她见面呢？我和她既称不上是朋友，更谈不上别的什么关系，有的只是在萍水相逢中产生的那一点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同情心罢了……

（选自上海《少年文艺》2001年第1期）





不曾改变的呼吸

□谢倩霓

自己竟然能与陈羽飞成为同桌，李红艳真是喜出望外。陈羽飞，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像轻盈的羽毛一样漫天飞舞，多么浪漫，多么富有魅力啊！哪里像自己的名字，李红艳，要多俗气有多俗气。据说生她的时候，家里院子里的鸡冠花开得正旺，红艳艳，肥嘟嘟，爸爸随口就给她取了个“红艳”的名字，还很得意地说：“女孩子叫红艳，蛮好听的。”

院子里长鸡冠花的家，当然是乡下的那个家。现在那个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了，李红艳和爸爸妈妈，差不多半年前就从乡下搬到了城里。

李红艳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书包放到新座位上，坐下以前，对陈羽飞讨好地一笑。

陈羽飞嘴角动一动，算是回答。

陈羽飞原来的同桌随父母出国了，一直一个人坐在最后面的插班生李红艳就幸运地补了空缺。

对于陈羽飞的冷淡反应，李红艳不在意，她相信妈妈的话：以心换心。从小，妈妈就一直这样教导她：好好地对待别人，人家也会好好地待你的。

对于妈妈，还有爸爸，李红艳都是很迷信的。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初中毕业生，在以前的乡下，初中毕业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李红艳的爸爸妈妈能够发财。他们是靠养水产发的财。发了多大的财，李红艳并不清楚，反正她家在城里买了

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李红艳也交了一大笔转学费，插班到现在的这所中学念初二。

坐在陈羽飞的身边，不时偷偷地看一眼她洁净细致的侧面像，李红艳真是觉得非常欢乐。自己终于有同桌了，而且是这么出色的同桌！李红艳并不太在意陈羽飞对自己的冷淡，谁让自己身材粗粗，皮肤黑黑，穿着打扮一点也不入流呢。不过，自己一心地对陈羽飞好，她最后总会对自己也好的吧！

一下课，李红艳还未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话，陈羽飞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飞离了座位，飞到最后一排齐力的座位边，毫不掩饰地大声说：“阿齐，周末我们去钓虾好不好？”

李红艳怀疑自己听错了。钓虾？钓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还要大老远跑到乡下去呢。

阿齐，也就是齐力，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是班上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夸张地耸耸肩膀，说：“钓虾？哪儿有虾啊？是坐火车到乡下去还是乘飞机到海边去？”

陈羽飞娇嗔地在齐力手臂上拍一下：“真是老土！绿女神饭店最新引进的休闲项目都不知道！就在饭店底层啦，人造大水池，里面放的是泰国沼虾，个儿很大的，很好钓。钓上来的虾，可以在饭店当场加工，当场品尝，是不是很过瘾？”

“这主意听起来还不错，算上我。”赵天说。赵天是齐力的同桌。

李红艳知道，他们几个，另外再加上几个次要人物，是班上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成绩中不溜儿，在班上却极有市场。他们是班里的时尚谍报员，所有最新的流行、最新的“星”闻，都是从他们嘴里传播出来的。而陈羽飞，是这个圈子里的精灵。

有时课间，远远地看着陈羽飞像一片真正的羽毛一样快乐地舞动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李红艳会非常迷惑。以前在乡下，成绩是最重要的，所以，家里穷得了当响但成绩优异的





左朴能够一直占据班级甚至年级宠儿的宝座。(他现在不知道好不好?李红艳有时候很想念他。)

而在这里,成绩优秀的同学当然仍是班里的宝,但他们沉默寡言,除了考试或参加什么竞赛,平常的日子他们并不引人注目。反倒是陈羽飞他们一伙,是枯燥的两点一线生活里的亮点呢。很多同学都愿意在课间和他们打交道,听他们说今年的秋天将流行什么,王菲和谢霆锋闹姐弟恋等小道新闻。有一次,邻班的两个女孩为王菲到底大谢霆锋几岁争论不休,来找陈羽飞,陈羽飞非常权威地说:“11岁!”那气派,那架式,唉,真是让李红艳满心地羡慕。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上,李红艳忍不住轻声问陈羽飞:“你们明天真的要去钓虾吗?”

陈羽飞有些意外地看她一眼,说:“是啊,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出去休闲的。”

“休闲”这两个充满情调的字眼终于使李红艳下定了决心,她说话变得有点结结巴巴:“我,我想去看你们钓虾,不知可不可以?”

看着李红艳满脸的羡慕和惶恐,陈羽飞嘴角露出一丝含义不明的笑容:“你?可以呀,随便。”

李红艳拿不准陈羽飞到底是高兴她去还是不高兴她去。但不管怎样,她答应了,李红艳因此非常感谢她。

说实话,到城里几个月以来,李红艳一直过得很不快乐。在班里,她没有一个朋友,她一直一个人坐在后面,连找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班里的女生各有各的圈子,每一个圈子都牢不可破。她插不进任何一个圈子里去。

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的时候,李红艳的思绪有时候会突然跳到以前乡间的教室里去。那时候李红艳经常眉飞色舞,女孩子们围着她,争着看她戴的会叫的电子手表,或者新奇好玩的玩具。李红艳一向是很大方的,任何人都可以试用她的

新东西。有时传来传去，弄丢了，李红艳虽然很心疼，却也并不责怪谁。不过，左朴是很少加入这种试用的行列的。有时李红艳特意将一支好看又好用的圆珠笔送给他，他也只是笑笑，却不肯收下。这时李红艳就会骂他：“死脑筋！”左朴也不生气，仍旧只是笑笑。

有时候呢，女孩子围着李红艳是问她数学题。李红艳以前的数学是学得非常好的，成绩仅次于左朴。她甚至与左朴一起代表学校到县里去参加过一次数学竞赛呢。

不过现在，她的成绩有点跟不上趟了。这里进度不一样，老师的教学方法也不一样。有时老师一高兴，讲起城里话来，李红艳更是听都听不懂。反正，李红艳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就像是塞满了稠稠的糨糊，搅都搅不动。

自己以前竟然是班里的数学尖子之一，这件事想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李红艳很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候的李红艳是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里拿着书，却并没有看。

星期六的早晨很安静，似乎整个住宅区的人都在睡懒觉。阳光已经出来了，在离阳台一点点远的地方快乐地流淌着。

妈妈正在踮着脚尖晾衣服，听见她叹气，回过头来问她：“艳艳，怎么啦？”

李红艳说：“没什么。”想了想又说：“我下午要出去，跟同学们去玩。”

“跟同学去玩？艳艳你在班里交上朋友啦？是男的还是女的？”

妈妈兴奋的神情令李红艳感动。她知道，其实爸爸妈妈一直很担心她，妈妈甚至想将她再送回乡下去。“还是乡下人好，待人实在。”妈妈说。但爸爸不同意，爸爸是这样说的：“一个人不可能总是躲在角落里，总是要走出来的，迟出来不如早出来。”

